

# 绽放的雪绒花

冯成/文

三尺讲台育桃李，一生秉烛铸师魂。在我家乡的语文课堂上耕耘了三十三年，春风化雨间，也将“师者仁心”的种子播进了女儿俚瑶的心田。

2000年春，她如一株嫩芽破土。2018年盛夏，高中毕业的她循着我的足迹，毅然填报师范专业，誓要将青春奉献给家乡的教育事业。2022年，从西藏民族大学汉语言文学师范专业毕业的她，奔赴川渝疆三地教师招聘，终是新疆的岗位向她伸出了橄榄枝。

“独女远走三千里，为人父母怎忍心？”妻子的话语里满是不舍，却仍劝我鼓励女儿前行。我心中千般牵挂、万般不忍，那片在我固有印象里偏僻、荒凉的土地，要容下我捧在手心里的姑娘。

娘。可当我试探着开口，女儿眼中的坚定却撞碎了我的犹豫：“到哪里都是为祖国育桃李，艰苦之地更需要有人扎根。等我安稳了，咱们全家迁往新疆，退休后再归故里。”她的话语，如清泉洗去我心头的阴霾，也让我读懂了新时代青年的担当。

送她去江北机场的那天，秋阳正好，却暖不透我心头的寒凉。看着她单薄的身影消失在登机口，我忽然懂得“相见时难别亦难”的怅惘，重庆与新疆，从此便被一份牵挂紧紧相连，跨越三千多公里的山川湖海。

转眼三载，国庆长假如期而至，妻子日夜念叨女儿，我便决意赴铁门关探望。应妻子所求，我们乘火车西行，四十余小时的车程，漫漫长路却满是期盼，竟

无半分倦意。当火车停靠青海格尔木站，我与妻子走下站台，漫天黄沙漫卷而来，遮蔽了天空，与重庆常年的风和日丽判若两境。“长安不见使人愁”，此刻我心中的愁绪，皆为女儿的境遇牵绊——她那白皙的皮肤，怎能禁得住这般风沙洗礼？我甚至开始懊悔三年前的默许，怀疑自己是否做错了决定。

正当我心绪沉郁之际，一片洁白的絮状物随风飘至眼前，轻盈起舞，伸手一揽，便落在了掌心。中秋时节，怎会有蒲公英？我满心疑惑，查阅资料后方知，这是火绒草的花絮，又名雪绒花。每至种子成熟，它便借着风力，让花絮携好漫天飞舞，在贫瘠的西北大地扎根、繁衍，以坚韧的生命力，在绝境中绽放生机。

望着漫天飞舞的雪绒花，我忽然热泪盈眶。这不正是一代又一代援疆人的写照吗？从解放初期的开拓者，到如今的建设者，他们如雪绒花一般，告别故土，奔赴西北，在戈壁荒漠间扎根，在艰苦环境中坚守。我的女儿，正是这千万援疆人中的一员，她带着对教育事业的爱，在遥远的新疆讲台上传道授业，用青春与热血浇灌着边疆的花朵。

曾以为新疆是“春风不度玉门关”的荒凉，如今方知，这里有“大漠孤烟直”的壮阔，更有援疆人薪火相传的坚守。雪绒花在风沙中扎根，援疆人在奉献中坚守，他们以坚韧为骨，以热爱为魂，在西北大地书写着动人的篇章。

从格尔木到铁门关，漫天雪绒花一路相伴。见到女儿时，她的脸颊虽添了几分风霜，眼中却满是光彩。她笑着给我讲述课堂上的故事，讲述学生们的可爱，讲述边疆的变化。那一刻，我心中的疑虑与牵挂烟消云散，只剩骄傲与敬佩。

返程的飞机上，我望着窗外的蓝天白云，心中的雪绒花愈发清晰。它是火绒草的坚韧，是援疆人的坚守，是女儿的担当，更是千万人心中永不凋零的信仰。“落红不是无情物，化作春泥更护花”，援疆人如雪绒花般，扎根贫瘠，奉献一生，用坚守与热爱，让西北大地绽放出最美的光彩。而那朵心中的雪绒花，也将永远在我心头绽放，见证着奉献的力量，传承着坚守的精神。

## 外婆的“勤俭魔法”

晴天/文

在悠悠中华的历史长河中，“德”宛如一颗璀璨的明珠，熠熠生辉，照亮着中华儿女前行的道路。

“德不孤，必有邻”，老师常常这样教导我们。这就让我想到了外婆，她就是将中华传统美德践行得淋漓尽致的人。

外婆的生活，就像是一首质朴的田园诗，字里行间都写满了勤俭持家。她的家中，有一方小小的天地，那里堆满了她的“宝贝”——一些被旁人视作无用之物的旧物件。

一个阳光正好的午后，我瞧见外婆坐在那堆旧物中间，神情专一。她手中拿着一件旧衣服，那衣服已被岁月摩挲得褪去了昔日的色彩，袖口处还破了一个小小的洞。我劝外婆丢掉，外婆笑着说：“孩子，这旧衣补补，又是一件好物，莫要轻易丢掉。”只见，外婆拿出针线包，穿针引线，灵活得如同春日里翩翩起舞的蝴蝶。不一会儿，那破洞之处竟化作了一朵娇艳的小花，绽放在衣裳之上，让原本破旧的衣服再次焕发新的色彩。

还有一回，家中的角落里丢弃着几个旧玻璃瓶，早已布满灰尘。我原以为它们会被扫进垃圾箱，成为被遗忘的废品。可外婆却不这么想，她将玻璃瓶洗净，用五彩的丝线缠绕瓶身，再插上几枝从院子里采来的鲜花。刹那间，那些原本黯淡无光的玻璃瓶，仿佛被施了魔法，摇身一变成了精美的花瓶，也为客厅增添了一抹别样的亮色。

外婆的厨房也充满了她勤俭持家的智慧。洗菜的水，她会小心翼翼地收集起来，用来浇灌院子里的蔬菜。而吃剩的果皮果核，外婆也不会浪费，她会将它们埋在菜地里，化作滋养土地的肥料。外婆的一举一动，就像无声的教诲，让我渐渐懂得，生活中的点滴资源，都值得我们珍惜。

外婆用她的一生诠释着勤俭持家的美德。她就像一盏明灯，在岁月的长河中静静散发着温暖而柔和的光。在外婆的影响下，我也开始学会珍惜每一样东西。我不再随意丢弃文具，会把用过的本子反面当草稿纸；吃饭时也会尽量把饭菜吃完，不浪费一粒粮食。我知道，这些都是外婆传给我的宝贵财富。

我们应当传承好外婆的这份美德，不被虚荣与浪费的洪流所裹挟，让勤俭持家的美德在我们家代代相传，成为永远的精神财富，无论岁月如何变迁，都能坚守这份质朴与真诚，用美德编织家庭绚丽的未来画卷。

## 把光种在岳龙芳的足印里

石静/文

洗脚盆刚绑上轮胎  
岳龙芳的足印就长出柴骨  
一柴劈开龙溪河的雾  
再一柴，划开土地上  
贫困结的痂

风掐灭过三回灯芯  
没掐灭那双掐瓜秧的手  
石缝里抠出绿，荒岛就甜了  
“公司+农户”的墨  
从桂花岛流出去  
漫过高速公路的白  
漫进超市货架暖烘烘的光里

古稀的脚总往泥里钻  
足印是认家的候鸟  
每一步都踩着乡亲攥紧的热望  
她站在霜土与春苗中间  
把自己站成摆渡的桩  
晨露漫过裤脚时  
光正顺着脊梁往上爬

岁月的褶皱里  
藏着作物拔节的脆响  
龙溪河记得所有足印的纹路  
记得轮胎搅起的浪  
裹着怎样的光

如今柑橘压弯枝桠  
光坠在橙黄的果上，晃了晃  
像她蹒跚的脚步  
却有一长串足印  
在身后铺开  
漫成更长的光——  
那是生命  
带光的模样

这光从桂花岛出发  
往千万个乡村的黎明走  
一寸寸，往上长  
长成时代里  
最鲜活的，希望的形状

## 咏梅

韩世雄/文

（一）  
骚吟无尽热门庭，瘦影群芳总不争。  
一枝香透漫天雪，报与春兰王气生。

（二）  
寒出淡黄香出魂，天生傲骨入凡尘。  
人皆争爱枝头色，一剪高堂拜素身。

（三）  
千树万花让嫩黄，小园疏影傲严霜。  
近梅独羡春风骨，非是凌寒一点香。

## 听风的雪

彭克斌/文

雪是昨夜开始下的。凌晨加完班，走出机关大院，我便撞进了一片白雪皑皑的静默里。路灯昏沉，发黄的光晕下，雪片不是飘的，是直直地、密密地砸下来，像天上有人不耐烦地倾倒着廉价的塑料碎末。风贴着地面窜，卷起刚落的雪，刀子一般刮过脸颊。

这中年人眼睛里的雪，再也没有了浪漫与童话，只觉得这带风干燥的冷，扑入鼻腔，直击骨头。

可我的双脚，却像被什么牵引着，没有走向地下车库，反而深一脚浅一脚，拐进了那条即将被拆迁的、通往河边的小巷。雪在脚下发出“咯吱、咯吱”的闷响，那声音钝钝的，和我记忆里的清脆全然不同。记忆里的声音，要明亮、欢快得多。

十一岁那年寒假，一个大雪初霁的清晨，天地被擦洗得晃眼，我和同住院子里的堂兄聚德哥，裹成两个圆滚滚的小棉球，跑向了村子旁边的河滩。那个时候的雪，是蓬松的、温驯的。

我们扑上去，印两个歪歪扭扭的小人形，冰凉的雪沫钻进脖领，激起的却是一串清脆的笑声。聚德哥手巧，我俩蹲在河边的沙滩上，拢起最洁净的新雪，不紧不慢地堆着。那分明不是堆，是小心翼翼的“请”，把雪一层层地拍实，塑出身子，安上圆圆的头。再放上两颗煤球当眼睛，一块红布做成咧开的嘴。最后，聚德哥把自己旧了的花格子围巾解下，认真地围在雪人的脖子上。

“它会不会冷？”我问。聚德哥想了想，把围巾又系紧了些：“它有我们呢。我们看着它，它就不冷。”

我们真的就看着它，在寒风中站了许久。看阳光给它镶上毛茸茸的金边，看它沉默而忠诚地望着我俩“笑”。直到炊烟裹着母亲的呼唤飘来，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。那时的雪，是眼里纯粹的光，是嘴里清甜的凉，是手里捏成团、掷向伙伴也不会疼的柔软。寒冷？那似乎是属于另一个世界的事情。我们的世界，被雪映得亮堂堂的，被笑声烘得

暖洋洋的。

随着时间的更迭，我们离家求学，渐渐长大。后来呢？后来，聚德哥一家搬去了昆明，听说那里四季如春，从来不下雪。河滩渐渐荒芜，堆雪人的地方长满了衰草。我像所有被时间驱赶的人一样，埋头奔走在城市的楼宇之间，看雪成了车窗上瞬间被雨刮器抹去的障碍，成了朋友圈里一张张千篇一律的、加了滤镜的像片。雪，从一个可亲的玩伴，变成了需要防备的、带来麻烦的自然现象。它带来的不是欢愉，是拥堵的交通、湿滑的鞋袜和必须提前半小时准备才能出门的现实寒冷。

风又紧了，将我的思绪从遥远的暖色里拽回。我打了个寒颤，准备离开。可就在转身的刹那，我的目光无意间扫过河滩一处背风的土坡——那里，竟然立着一个小小的、歪斜的雪人。

它那么小，那么简陋，大约是哪个匆匆路过的孩子随手堆的。身子不对称，五官是用小石子胡乱点的，没有围巾，没有帽

子，在风中显得孤零零的。可是，就在它那用两根枯枝勉强充当的手臂上，却有被人仔细地、一层一层地缠绕上的金黄色草叶，像是穿了一件笨拙又认真的蓑衣。

我愣住了。风穿过枯草的缝隙，发出细微的、呜呜的声响，仿佛不是刮在脸上，而是吹进了心里某个尘封的角落。我忽然想起聚德哥的那句话：“它有我们呢。我们看着它，它就不冷。”

那一刻，我忽然听懂了风的声音。它千百年来吹拂着落雪，从未改变。改变的，是我倾听的耳朵。年少时，我用整个身心去听，听见的是雪落的静逸，是伙伴们的欢声笑语，是大自然在耳边的低吟浅唱。成年后，我用功利与焦虑的心去听，听见的便只有风的凛冽、雪的寒冷和现实生活的刀刀呼啸。

不是雪变了，是看雪的心，蒙了太厚的灰尘。我们与自然，从血脉相连的共舞，变成了冷漠的利用与防备。我们抱怨风冷雪寒，可谁曾想过，是我们先背

## 父亲的木箱

曹立中/文

米柜在厨房，书柜在书房，这两个柜子占据着我生活中两个最重要的角落。日复一日，我掀开米柜的盖子，量米、淘洗，灶上便升腾起温热的水汽。那米柜里盛着的，是一家人的一日三餐，是实实在在的日子。书柜则静立在另一隅，隔着一段距离，却同样与我朝夕相对。作为一个教书人，也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它的存在，是一种无声的提醒，告诉我精神的世界同样需要粮食，而且一日不可或缺。

我的这个习惯，源于父亲。小时候，家境贫寒，父亲凭着一手粗糙的木工手艺，叮叮当当地敲打出了两个小木箱。一个放在厨房的墙角，当成了米柜；另一个，则放在了里屋的炕头，权当书柜。它们简陋，甚至有些歪斜，却是我们家里关于温饱与希望的象征。

父亲极其爱惜粮食。每次买米回来，他将米袋口对准米柜，小心地倾倒。偶尔有几粒米跳出角落，散落在地上，他必定立刻蹲下身，用那双布满粗茧的手，极其轻柔地将它们拢到一处，再一粒一粒地拾起，仔细吹去沾上的浮尘，才郑重地放回柜中。那神情，不像在收拾洒落的米粒，倒像在完成一个庄严的仪式。那一家家人赖以生存的底气，就都在这个小小的木箱里了。

那时的饭食简单，玉米面、白菜、萝卜是主旋律，吃得我至今见了玉米食品，肠胃还会隐隐地抗议。能吃上一顿纯粹的白米饭，便是无上的幸福。也正因如此，父亲对米柜的守护，带着一种近乎虔诚的认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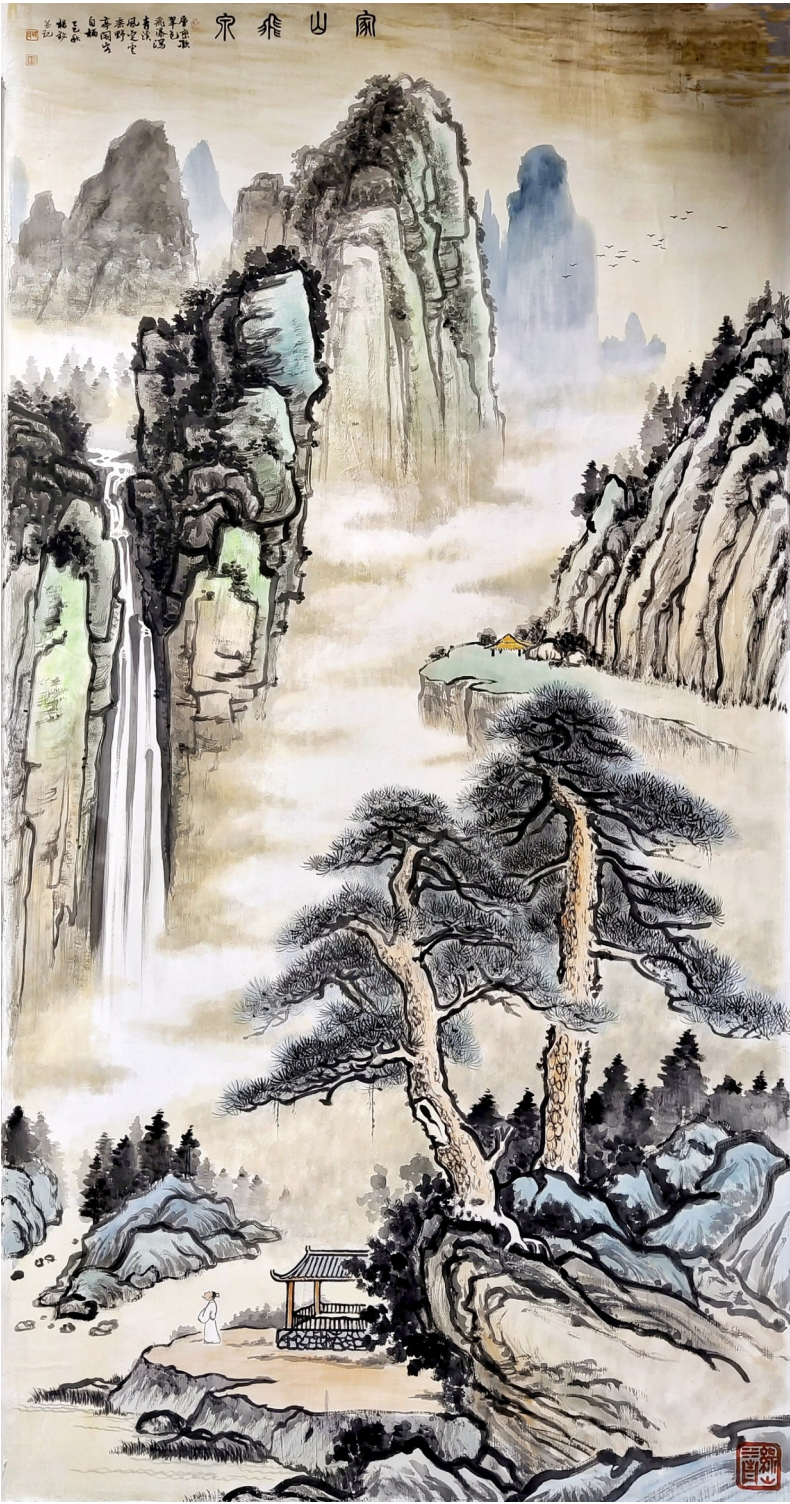
而在精神食粮同样匮乏的年月，父亲对我们的要求却从未松懈。他自己不识几个字，却固执地相信书本里有更好的前程。他给我们买来许多小书，《三国演义》《水浒传》《少年文艺》，一摞一摞地塞给我们，没事就命令我们“看

去”。他自己则默默地蹲在屋角，点上一支廉价的莫合烟，一口一口地抽。烟雾缭绕里，他不说话，但那不时传来的一两声咳嗽，分明是悬在我们头顶的鞭子，提醒我们收拢心思，不得懈怠。等我们看完了，他又会督促我们把散乱的书册整理齐整，一本不漏地收进那个当作书柜的木箱里。他常说：“东西不值钱，但不能丢。”在生活上，父亲节俭得近乎吝啬，但在买书这件事上，他从未皱过眉头。

后来，我们兄妹几人相继求学，离开了家。厨房的米柜依旧履行着它的职责，而里屋那个书柜里的小书和旧课本，却成了父亲排遣思念的寄托。经常听邻居阿姨说，父亲想我们了，就会把那些书搬出来，一本一本地抚平卷角的书页，擦去积落的灰尘。遇到撕破的地方，他会找出胶水，戴上老花镜，极耐心地粘补平整。在那些寂静的午后，摩挲着这些纸张，或许就如同握住了远方儿女的手，能让他感到一丝心安。

我成家后，做了老师，买的书越来越多。后来，屋子里再也堆不下了，我便请了木匠，将书房的一面墙整个打成了顶天立地的书柜。家人的书，孩子的绘本，我的专业书籍，都分门别类地安置进去，整齐，气派，找起来也方便。书柜充实起来，仿佛一种精神上的米柜，也再不会为饥饿而发愁。

如今，父亲离开我们已经很多年了。他亲手做的那两个简陋木箱，早已在岁月的流转中不知去向。但我每日从米柜中取米，在书柜前驻足，都会想起父亲。是他，在那个物质与精神都贫瘠的年代，用两个最粗糙的木箱，为我区分了两种食粮，并教会我，对二者都须怀有珍重之心。我今日笔下流淌出的每一个字，根源都在他那里。感谢父亲，不止于养育，更在于引导。



丙寅画

《家山飞泉》

杨铭/绘